

## 习仲勋采纳谏言

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州地区检察院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措词用语之尖锐、尖刻,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信的开头就充满火药味:“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但从上述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

信中列举习仲勋对惠州地区治水两大工程——澳河和潼河整治效果评价过高,不符事实,你“这些漂亮话都是纸上和口头上的东西,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

听,是否真正如惠州地委讲的那么漂亮?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

再就是批评习仲勋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搞“假把式”,“我看你讲的重视群众来信来访也是漂亮话,是句空话!因为你只讲,没检查督促”。

在这封1500字来信的结尾,还不忘“激励”一下习书记:“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麦子灿恐怕没想到,他的信竟顺利寄到习仲勋手中。10月18日,习仲勋给他回信:“你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政府班子特别是负责干

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

随后,习仲勋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很好,还可以写得重一点。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不要怕听刺耳的话,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

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

摘自《北京日报》

控制的“新西班牙”国家;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乃至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墨西哥成了德国的石油输出基地。

英国情报部门将这幅严重损害美国利益、威胁美国安全的地图有意渗透到美国人手中。1941年末,正当美国人为是否出兵参战争论不休时,罗斯福总统在10月27日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亮出了这幅地图,与会者哗然。当这幅地图向民众一公开,一下就激怒了美国人,参战情绪高涨,中立主义再也占不了上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纷纷谴责希特勒的行径,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援助英国,对德开战。

罗斯福总统借此东风,于11月初,力促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决定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为,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

直到上世纪60年代,人们才发现这幅地图的秘密。为纪念它的功劳,英国人把它珍藏在大英博物馆中,以后后人昭示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军事谋略的巧妙,以及美国总统罗斯福政治手段的高明。

摘自《社区》

## 清朝选官以貌取人

清朝刚入关时,考取举人即可担任知县。到了乾隆时期,社会日渐稳定,官吏队伍健全,朝廷就提高了从政者的准入门槛,非进士不能为官。但进士毕竟凤毛麟角,赋闲家中的举人不断增多。为了不影响科举制度的稳定,清朝不得不考虑为落第举人另辟出路,于是“大挑制度”应运而生。

朝廷规定,凡是乡试后榜上有名的举人接连应三次会试而榜上无名者,就可以到吏部注册,参加“大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大挑”规定,不考文章辞赋而根据相貌选拔录用,授予知县、教谕等官职。

每届“大挑”,由皇帝钦派王公大臣在内阁举行,看相貌决定任命与否。每次叫进二十人,按序排列,先点三人,这是被选中做知县的。接着点八人,这是没选上的,俗称“八仙”,这些人全部出局。这些落选者之所以要被叫做“八仙”,那是因为站在一块儿,便如李铁拐、张果老般怪模怪样了。剩下九人不再点名,授以教

职。二十人出去后,依次再进二十人,如此循环,直至结束。挑选的主要标准是身材、脸型,概括起来是八个字“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创造性地运用了汉字的象形特征,将脸型、身材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为同、田等字形,中等为贯、日等字形,下等为身、甲等字形。同,就是同字脸,方而长;田,乃田字脸,方而短;贯,即头大而身体长而直;日,即肥瘦长短均适中,并较为挺直。符合以上四字标准的都可以中选。身,就是身体斜而不正;甲,是指头大身体小;气,是两肩不平,一肩高耸;由,即头小身体大。凡有以上长相的,则皆不入选。

这种以貌取人的制度,参加“大挑”的举子被列为几等,能不能当官,完全靠父母给的身高、长相,自己的运气以及选入者的好恶。清代陕西米脂县的高照煦,同治十二年癸酉科(1873年)举人,在应光緒六年庚辰科(1880年)中举人,会试不中之后,参加了当年的“大挑”。高照煦在参加“大

挑”时,对自己的相貌非常自信,满以为非一等莫属,然而,在抽签时,他却抽在了最后一“班”,所剩不足二十人,只有十三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只能选一个一等。经过主持面试的亲王反复衡量,高照煦被定为二等。最后他坐了几十年清水衙门,历官宜川训导、邵阳教谕、榆林府学教授之后,结束了官场生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大挑”要求举子容貌出众,有人却能为丑得别具一格而幸运入选。有一个叫金孝廉的举人,五官布局极不合理,旁观者都不敢正视,因为看了都忍不住发笑。然而,此公一进挑场,负责主持的某王首先挑选他为第一。一时间其他王公大臣相顾错愕不解,那位王爷说:“不要惊讶,此人胆量可嘉!”众人仍不解其意。该王解释道:“此人面目如此,却敢于进入挑场。没有三国姜维的胆量,岂能达到这种地步,可见是块做官的材料!”王爷的一时心血来潮,便决定了一个举子的前途命运。

这种简单地看相貌、靠感觉、凭好恶的选人、用人标准,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自《知识窗》

西亚婉言谢绝,说只收取这些年的保管费用。

西亚的事上了报纸,人们被她的诚信所感动,有人提议她出任商会总顾问,她以年纪大为由推掉了。后来,又有几家大型信托公司找到她,要求她出任荣誉总裁,她也谢绝了。

不久,西亚去世了。几家公司找到她的儿子克里斯,要求买断西亚的名字命名信托公司。克里斯难以抉择,就让几家公司竞标,最后,柏拉图信托公司以80亿马克的天价获取了西亚的冠名权。许多人不解,说一个名字能值那么多钱吗?

柏拉图公司总裁说,“西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它代表的是一种企业精神,一种价比宝石的诚信,花80亿买到这个荣誉,值!不久,柏拉图信托公司便更名为西亚信托公司,交易量果然一路攀升。

诚信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就因为诚信本身就是无价的。当你把诚信当成信仰和责任,你就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和信赖,无穷无尽的财富也会因此而产生。

摘自《文摘精萃》

## 诚信的价值

二战前夕,德国有一家很不起眼的信托公司叫巴比纳信托行,专为顾客保管贵重财物。战争爆发后,人们纷纷把财物取走,四散逃难去了。老板也打点细软逃之夭夭,只有雇员西亚还在那里清点账目。

一颗颗炸弹在信托行附近炸响,西亚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她清理完账目,发现一个叫莱格的顾客还没有把东西取走。那是一颗价值50亿马克的红宝石,西亚把宝石和所有托管文件放到一个小盒子里,然后带上所有账目离开了信托行。

几天之后,战火将巴比纳信托行一带夷为平地,西亚也为逃避战乱而四处奔走。但无论走到哪里,西亚都随身带着信托行的账目和那颗宝石。她觉得,她还是巴比纳信托行的雇员,她要等到战争结束,把账目和宝石送回信托行。

战争终于结束了,西亚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柏林,可是,巴比纳信托

行老板已经在战乱中死去,信托行已不复存在。但西亚仍然保管着账目和宝石。因为宝石是顾客委托保管的,顾客没有把宝石取走,她就得一直为顾客保管,守住信托行的信誉。

多少年过去了,西亚一直没有找到工作,她带着三个孩子一直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其实,当初委托信托行保管宝石的莱格也在战乱中死去,那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早已无人认领了,西亚完全可以悄悄地把它卖掉,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她没有,她觉得那是顾客的财物,她只能保管,不能有任何非分之想。

1978年,当地政府成立战争博物馆,面向社会搜集二战遗物,西亚便把她保管的信托行账目和那颗红宝石拿了出来。

政府多方努力,帮助西亚找到了莱格的孙子道尔。道尔拿到那颗宝石,答应将宝石卖掉后一半给西亚,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wbwh1616@sina.com

## 阳光是一味药

陈 染

人说,胃,是五脏六腑之首。又说,胃,是人的第二大脑。多年前,我的这个“之首”或曰“第二大脑”被医院的权威人士盖上了大红章:萎缩性胃炎。之后,我的所谓人生观及个人爱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以为重要的事物,忽然觉得没那么重要了;以前想不通的世间种种,忽然就想通了;以前为之蹙眉而沉重或痛心而疾首的诸多事端,变成了“罢了罢了”的一笑了之。

我对于中草药的热爱和兴趣,就是在这个时候掀起了一个“小波澜”。

最初,我以身试“食”,总结出哪些食物适于吃而哪些食物不适于吃。并且遵照“少吃多餐”的医嘱,给自己制定了一日四餐的食谱和定量。接下来,是严格地按照医生的规定,给自己列了一份西药药谱,以间隔开众多的其他药片的时间。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西药片也吃了一抽屉,依然是好好坏坏,时时发作,颇为打击我的生活热情。

于是,我想起了“治本”的中医。中医倒是看过的,母亲曾陪我跑过几家中医医院,挂的是专家号,并且还和医生探讨了我的情况。但是,那草药见效很慢,或者干脆没见什么效。我便放弃了。

我多少是知道一点中医的。懒得冷冬里再跑远路去医院,更担心碰上一个母亲所说的“二把刀”开的药不对路。于是,我下了决心,决

定以身试“药”,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参考着中医书籍,我调动出自己仅有的不多的关于中草药的肤浅认识,经过一番精心研究,试着开了一服中草药方子。

径自到药房抓了三服。一边看着药房的人拉开一个神秘的小抽屉,一边在心里默默核对着小抽屉上的草药名,不放心地看着药剂师抓的药是否准确。药剂师抓了草药并分成三份摊开,我隔着长长的柜台,闻到一股幽幽的草药香扑鼻而来。然后,再看她分别包好,提回家来。

怀着虔诚,用沙锅煎煮,滤出。那药汁清淡、稀疏,微苦。其时,正是上午,我端坐在大沙发里很郑重地喝那杯药,橙黄色的阳光正好从窗外斜射在杯中,我把药液在光线里晃了晃,让它尽量汲取阳光,淡绿的汁液便显得莹澈而清爽。当我把一杯草药喝完之后,便觉得连同阳光也一并喝进腹中。

这样一来,这服草药又多了一味:太阳光。

接下来,是默默地祈望出现奇迹。

果然,喝过一服汤药之后,胃便不疼了,而且也不再恶心。我立刻把所有的西药片全部停掉,不再吃。心中充满希望。

母亲和我一样欢喜,不停地问,“真的管用?那些胃病专家难道还没有你行?”

我心中的兴奋比写了一篇好小说还要甚!这么长久以来令我痛苦不堪又无能为力的一件事,也许就要被我自己攥在手中了!

我说:“专家肯定是我水平高得多。只是,医生没工夫详细倾听病人的细枝末节,他不可能像病人自己那样知道自己的病情,自然就难于完全准确地确定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胃痛,只能笼统地宽泛地开药,当然就没有我给自己开的药到病除。一般情况,医生摸摸我的脉,总是给我开疏肝解郁、理气和胃、消导芳香的药。其实,气郁化火,有热则胃脘灼痛,嘈杂恶心,所以还得加上一些清热燥湿的药。”

我心里涌动着一般依靠自己的踏实感和成就感。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自己的命运在别人手里攥着更令人忧心忡忡了。

三服汤药吃过之后,已开始明显见效。我一边体会着自己的感觉,一边捧着医书琢磨起神奇的中草药。兼顾自己的其他症状,又重新调整了一下药方。

我给自己开的草药,比起医生生的开,唯一自信的一点是,它最适合自己的症状。所谓的好与不好其实没有决然的标准。就如同世界上的衣物与食品,好东西很多,但首先的选择标准是适不适合自己。

母亲说:“你简直气死医生了!”我诚实地说:“是被逼出来的。”我自己开汤药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

有一天,一个美国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开口即对我说:“陈大夫你好!”我愣了一下,然后我们笑起来。

摘自《新民晚报》

孩子们失去了真正的童年。现在的人,大都有一种焦虑心态。身处物质抢滩的时代,就连带着逼孩子们进行知识抢滩。他们以为,眼镜的度数越深,知识也就越多,孩子只有现在多啃些书本,多考些分数,才能在将来的生存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其实不然,看看那些中外名家的画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爱迪生、达·芬奇、李政道、杨振宁……有哪一个不是戴着眼镜的呢?再瞧瞧他们深邃的目光,好像总在凝视着无穷远的远方。那智慧而锐利的目光,绝非短视者所能拥有。孩子们近视,说明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在近视。

摘自《讽刺与幽默》

## 敬畏书

薛 峰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被聘为北京图书节形象大使,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他曾讲过这样一段话:

1981年我刚由工厂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出版社还在一个北京的老四合院内办公,据说这大宅子原来是一个王爷府,看得出来历史上的阔绰。出版社的后院是图书室,最大的一间房,一层房有两层高。图书室是我最爱去的地方,老木板地,早已踩得凹凸不平,中心部位早都浸透了,露出木筋,被墩布每天拖得干干净净。这么干净的旧地板,我后来只在日本见过,走在上面吱吱作响,韵味无穷。图书室有多少人也是没有声响的,即使说话,每个人都是低声下气的,像犯了错误。年轻时候我不知原因,今天想起来,原因挺简单,不是读书人有修养,而是书有不能描绘的尊严。

初读这段文字,心里颇有感触。记得我第一次进图书室,是刚入大学

那年的一个秋天。当时外面秋风萧瑟,枯叶零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图书室,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第一次见那么多的书,一排排整齐地立在那里,我都不知道先选哪一本好了。学校的图书室不大,但藏书丰富,有些古朴,在书架间穿梭,需要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移动。就是那些书,给了我最多的知识,好像一个迷失的孩子找到了通往家的方向。

记得图书室上午11点半下班,下午两点半上班,很多时候,正当我看得着迷的时候,被老师“清理”出去。于是我就央求老师,恳求他们把我锁在图书室。我说反正也不饿,中午不用吃饭,我就待在里面,你们把门从外面锁上好了,我不偷书也不吃书,就是想看书。后来老师同意了。我无法想象,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无数个中午,无数个两个小时,我一个人待在图书室里,仿佛整个图书室都是属于我的了,四周静悄悄的,我享受

## 无情对面是山河

张丽钧

他发来短信,告诉她,他明天要到她的邻市去开个会。她莫名兴奋。从他那座遥远的城市到他会开的地点,必得经过她的城市。她发短信问他:“去时停,还是回时停?”

他回:“难说啊。”

去时,他发来短信,只有简单的两个字:“过你。”

她的心一沉。想,这个让她朝思暮想的人儿啊,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了她了。她向着铁路的方向怅然遥望,猜想着刚才的哪一声汽笛正与他有关。一种凉凉的整肃,无情地碾过她的心。

他到了目的地,却蒸发般没有了音讯。任她发去多少信息,他只是只字不回。

到了后半夜,她的手机短信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看时,竟是他发来的:“会议安排在一个山坳里,信号极差。刚刚收到你的一串信息,迟复歉。勿喷勿怨。”

她这才意识到,为了等他这条信

息,她破例没有关机。三天的会期,他们一直保持或顺畅或不太顺畅的短信往来。她一直在问他:“来见我吗?要不,我去见你?”

他机巧地闪避着这个问题,不说见,也不说不见。“毕竟相思,不似相逢好。”她发了这条信息给他。他的回复,却只有这么含混的两个字:“呵呵。”

她不死心,央求他:“回去时,停一下吧。借一杯清茶,我们聊聊老辛吧。她知道,他酷爱辛弃疾,可以背诵上百首辛弃疾的美词。”

他不置可否,只用老辛的词回她:“欲上高楼去避愁,愁还随我上高楼。经行几处江山改,多少亲朋尽白头。”

她好恨自己,这么无可救药地喜欢着这个理性到了冰点的人。她诘问自己:“你以你是谁?竟想把自己的一星火凑过去,融了整个冰川?”

他的会议结束了。发信息告诉

## 美文闲读

着阅读的乐趣。

所以,对我,我是充满尊敬之情的,它们像是我知心的朋友。因此,看到马未都先生关于“书有尊严”的说法,我便赞同。

书的尊严闪烁在每一个文字间,它矮小,但有巨大的能量,能感动你落泪;它无声,但胜似有声,能在关键时刻吹响你心灵的号角。书的尊严还在于,如果你尊敬它,它回敬给你知识与智慧;如果你糟蹋它,它还给你愚昧与无知。对一本好书,容不得半点的轻视和摆布。好书,需要你敬畏,需要你用心去呵护,去品读,去挖掘它的美。

只是当今有一些书实在缺少内涵,什么书都想出版,什么书都敢出版,缺少对书应有的尊重,胡乱改编,随意戏说,调侃形成了风尚。这样导致的恶果是,败坏了优秀传统文化风尚,使得人们对书籍的敬畏之心淡化了,使书远离了人的心灵层面。

所以要对书常怀有敬畏之心,敬畏书,犹如敬畏真理。书与名利和金钱无关,在时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书更承担了传播文明、开启智慧的作用,我们当更加尊敬。

摘自《思维与智慧》

她说:“我下午两点半的火车,大概三点过你。”

她真想去他行经的路旁伫立,朝飞驰的列车挥动一束粉玫瑰,用无声的语言对他说:“喂,在意你的人在这里!”但是,她盘坐在自己的空想上,被施了魔法一般,动弹不得。

他发来短信,依然是老辛的词:“听我尊前醉后歌,人生亡奈别离何。但使尊亲千里近,须信,无情对面是山河。”

她无声地笑了。想,两个善于自筑屏障的人做了朋友,真是一桩有趣的事呢!有距离时,距离是屏障;无距离时,辛词就成了屏障。她在屏风的这一边,她在屏风的那一边,然而,有一个强大的理由,硬是让他们将薄薄一纸屏风唤作了“山河”。

她在读懂他的同时,也悠然读懂了自己。

波澜不惊地,他“过”了她一回,又“过”了她一回——哦,却原来,这竟是她最想要的呢。

摘自《中国青年报》